

■ 当代中国小说名家珍藏版 ■

走

刘 恒

叶兆言

向

余 华

苏 童

诺

张 炜

莫 言

贝

格 非

尔

潘 军

刘

恒

卷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走向诺贝尔

当代中国小说名家珍藏版

刘 恒 卷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当代中国小说名家珍藏版·刘恒卷/刘恒著. —北京:
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01.5
(走向诺贝尔)

ISBN 7-5039-2019-X

I. 当... II. 刘... III. 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1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20802 号

当代中国小说名家珍藏版·刘恒卷

著 者 刘 恒

责任编辑 刘向宏

装帧设计 李颖明

出版发行 **文化艺术出版社**
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 1 号 100073

网 址 <http://whysbook.yeah.net>

电子邮件 whyscbs@126.com

电 话 (010) 63457556 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新丰印刷厂

版 次 2001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
2001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4.75

插 页 2

字 数 380 千字

书 号 ISBN 7-5039-2019-X/I·878

定 价 25.00 元



刘艳

光源是窗户。这里的四、一十六块玻璃被忽略了。他进入厕所里间，以桔黄色板墙隔开的大便池空荡荡，这里的四、一十六块玻璃也被忽略了。十六乘以二，等于三十二。男厕所需要报纸十八张，墨汁一瓶，浆糊半瓶。这件事应该汇报一下。储备毕竟不多了。

宣传部长准备离去，发现门上的闭式弹簧出了毛病。他用条帚捣了捣，用臀部顶了顶，弹簧依然不能收缩。走廊里本没有光，男厕所的门一开，走廊里就有了光，而男厕所的门已然无法关闭，那有了的光便不能没有了。他认为，这件事也应该汇报一下。

他返回二一九。回头看了一眼，走廊尽头插进了一扇白，像一枚亮晶晶的楔子。相比之下，屋里十分纯粹，黑得令人头晕了。他靠墙

作者手迹

目 录

	自序	1
长篇小说	逍遥颂	5
中篇小说	连环套	251
	虚证	311
短篇小说	两块心	411
	龙戏	450

自序

这套书的体例中有一个自序，以为无话可说而不说是不行的，只好涂几个字以补这一页的空白。废话碍眼，这责任由我来负。

这几篇东西凑在一起有两个因素，一是我都喜欢，二是都不大被人注意，因而也不大被人提起。不提起很可能是不喜欢，我偏要提起，偏要喜欢，颇有些与大家赌气的意思。其实谁会跟我计较这些呢，肯来读已经很给面子，肯不喜欢便是赏了大脸了。

《逍遥颂》有灵感，《虚证》的书面语比较精确，其余三篇则流露了我对人际关系的刻薄看法。总的商标或广告的中心词是——悲观主义。看了这几句便够了，算我活该，想接着读正文以便验证一下的，我将不尽的感谢预支在这里，足可以堵你们的嘴了。

无力多言，彼此心照了罢。停序。

长篇小说

逍 遥 颂

—

走廊里没有光。宣传部长离开三一九，一摇一晃地奔向走廊深处，敏捷地扎入了三〇一。三〇一是厕所，男厕所。三〇三也是厕所，女厕所。女厕所的门上贴了封条。男厕所门上的封条在小便池里，宣传部长瞄准了浇它，浇着浇着，发觉走廊里已经有了光。

封条舒展了，湿漉漉地游动，以楷书写就的那个年月日正在死去，给淹死了。宣传部长撤了下来。事先忘了洗手，但是下体和裤嘴儿没有污染，皮肤上的墨汁和浆糊已经凝固，像两只黑皮手套。把手套移开一点儿，是的，下体洁净淡黄如初，可以放回去了。他走近盥洗池，十二个水龙头呆板地看着他，他数了数，选择了其中的一个。这个水龙头尾部的铁管上粘着一块肥皂，像啃了的饼干。黑皮手套在泡沫中迅速融化了，厕所里光波似水。

光源是窗户。这里的四四一十六块玻璃被忽略了。他进入厕所里

间，以桔黄色板墙隔开的大便池空空荡荡，这里的四四一十六块玻璃也被忽略了。十六乘以二，等于三十二。男厕所需要报纸十八张，墨汁一瓶，浆糊半瓶。这件事应该汇报一下。储备毕竟不多了。

宣传部长准备离去，发现门上的闭式弹簧出了毛病。他用条帚捣了捣，用胯部顶了顶。弹簧依然不能收缩。走廊里本没有光，男厕所的门一开，走廊里就有了光，而男厕所的门已然无法关闭，那有了的光便不能没有了。他认为，这件事也应该汇报一下。

他返回三一九。回头看了一眼，走廊尽头插进了一扇白，像一枚亮晶晶的楔子。相比之下，屋里十分纯粹，黑得令人头晕了。他靠墙呆着，一些轮廓渐渐清晰。三个双层床显得高大，下铺都有人。门后两位在下跳棋。窗户右边有人躺着看书。窗户左边的铺位上搁了半个身子，另外半个身干斜倚窗台，正在往地面瞭望。宁静中一股黑糊糊的气味儿在流窜。宣传部长知道，这是外交部长放了屁了。此人吃得不多，但依然消化不良，很成问题。他使三一九空气浑浊，应当设法解决一下。否则他老是美滋滋地下跳棋。下下放放，一味下放，令人实在无法忍受。只有副司令可以忍受，他有鼻窦炎，所以能够和外交部长长时间默默相对，拨动棋盘上的玻璃珠子。宣传部长对这两个人无话可说。总司令在看书，纸页哗啦哗啦掀着，像一只小耗子在轻轻走路。宣传部长挨着他坐了下来，目光完全适应了。窗户上糊了报纸，报纸上刷了墨，但眼睛仍旧可以捕捉到大量细节，包括墙壁的划痕与总司令腮帮上的几粒粉刺。总司令大翻身，看看窗户和趴在窗台上的作战部长。宣传部长拨司令手里的书，拔不下来，很无聊地问道：“你看得清上面的字么？”司令不答。宣传部长觉得这人未免太傲慢了。这时候，屋里响起了作战部长的宏亮声音，他的瞭望有所得，终于可以汇报了。

“他来啦！”

“在哪儿？”

总司令爬起来，又躺下了。窗户下端糊了一个小纸门，五厘米见方，可开可闭，是作战部长的杰作。他的大脑袋抵在上面，屁股直挺挺地撅在铺上，像一尊倒置的迫击炮，频频发射。他很激动，但总司令平静如常。

“上操场了。在跑道上走。往南走。他过来了。他抓了一把沙子。在沙坑东边坐下了。他妈的，这小子真磨蹭……”

“继续观察。”

“是！哟……六号楼上有两只鸽子，可能是蓝头，飞了飞了！”

“你不要舍本逐末，三心二意！说了半天我们还不知道他的特征。你干不了可以让别人干，我们对鸽子不感兴趣。”外交部长插话。

“你少放屁！”

“我说的是事实。”

“你放屁就是事实！”

“事实是瞭望孔让你一个人霸占了！”

“瞭望孔不是给你放屁用的！”

“请你不要嘲笑别人的弱点！”

“放屁是优点，你自己说的！”

“你四肢太发达了，连幽默都不懂。”

“又放屁了，大伙闻闻！”

像以往那样，为了点儿非原则性的问题，作战部长和外交部长又吵了起来。宣传部长希望作战部长揍外交部长一顿，但是作战部长尽管肌肉饱满，却总是令人失望。外交部长继续逍遥法外，他确实又放屁了，三一九满是酸味儿。

“别吵了。下棋。”副司令很文静。

“不下了！我们的组织不纯。”

“组织工作归我管，你负责外交。”

“我有权利提意见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，我们的纲领上有这条

儿!”

“你很善于批评。”

“你什么意思？我不跟你下了！”

“你知道快输了，所以耍赖。”

“别诬蔑！你什么时候赢过我？连起码的事实都不顾了，你跟他们是小巫见大巫！”

外交部长又跟副司令吵了起来。他跟谁都吵，这是他的本质。宣传部长看透了他，所以一言不发，生怕他再跟自己吵起来。如果说组织不纯，那么头一个需要清除的是谁呢？宣传部长已经准备好了答案。

“同志们，还有完没完？”总司令打了个哈欠，争吵平息了。他继而做了进一步的指示，“继续观察，注意他的特征。他戴眼镜了没有？他的样子傻不傻？”

“戴眼镜了，不太傻。他在楼门口转圈呢……可能，有点儿傻吧？”

“他带被子了没有？”

“带了，好像是毯子。脸盆也带了。大傻蛋！他还转悠呢，真笨。笨不笨？”

作战部长回过头来，似乎要征求大家的意见。没人表态，只有外交部长温柔地附和了一句：“是够笨的。”作战部长沉默。继续观察。总司令看书。门后的铺位在下棋，副司令可能做过自我批评了，外交部长情绪稳定。宣传部长重复刚才的问题，他实际上想说别的。

“你看得清上面的字么？”

“看得清。”

“真看得清？”

“看不清我看它干吗？”

“让我看看试试。”

“你不信我给你读一段。”

“我信。我想翻翻。”

“不用，我给你读。”

总司令说读就读，一点儿都不傲慢了。总司令可能早就希望朗读某些精彩片断，只不过没有找到借口。他嗓音不错。

公爵把菲利普斯小姐扶上马鞍，自己也跳了上去。他抓紧了缰绳，同时把小姐的腰肢也揽进了怀抱之中。那匹马趟过小溪。沿着岸边的草地轻松地奔跑起来。

宣传部长问道：“什么名？”

总司令说：“没名。没头没尾。我在楼梯角上捡的。我看完了你看，你看不看？”

“好像挺没意思的。”

“你信了吧？我的视力二点〇。”

“是吗？厕所的窗户没有糊，你看咱们还糊不糊了？纸够，墨汁可能不够，我觉得不用墨汁也可以，多糊一层纸就行了。”

“又不用墨汁了，真是！”外交部长不失时机地插话，“是你先出主意用墨汁的。”

“那又怎么样？你说墨汁有的是，忘了？你要么是装傻，要么就是说谎！”

“我的话是相对而言。”

“当然，说谎是绝对的。”

“反正墨汁不够了，你得负责。”

“谁也没有请你负责嘛！”

“你做事没有计划，不过还有点儿自知之明，谢谢！”外交部长在棋盘上弹着鼓点儿，“下一步该谁走了？”

“我得想一会儿。”副司令笑着说。趁着混乱，他已经多走了不只三步。也可能是四步。到底几步，的确得想一会儿。

“岂有此理!”宣传部长咬牙切齿,没有防备外交部长极突然地跟自己吵了一架,他觉得自己好像输了。总司令也令人恼火,居然还在翻那本捡来的破书,真是色鬼!

“窗户的事以后看着办吧。”总司令的声音有点儿陶醉,说道,“刚才那段你说挺没意思,听听这段怎么样。”他咳咳喉咙,那里似乎有只小鸟要急着飞出来。

菲利普斯小姐拨开公爵的手掌,低声说:“您把我当成公爵夫人了,您难道真的不能理解我吗?我很难过。”公爵的手重新固执地伸了过去,说道:“我怎么忍心让您难过呢?”菲利普斯小姐咯咯地笑了起来。

总司令叹了口气,疲倦地问道:“你们猜,公爵把狗爪子搁在哪儿了?”

“腰部。”副司令说得积极而小心翼翼。外交部长马一样晃着脑袋:“太浅薄了,胸部!我指的是……乳房。听我的没错!”

“头发!”宣传部长高雅地反驳了他们。总司令却连连摇头,很失望地看着作战部长:“你说呢?”

“小姐咯咯乱叫,公爵可能挠了她的胳肢窝了。”没等大家反应,作战部长自己也叫唤起来了,“报告,他钻进了西边的围墙夹道儿,往楼后边去了,要不要去接应他?”

“用不着。梯子摆在那儿,他自己看着办吧。找不到这儿,说明我们的组织不要蠢货,只要聪明人。”总司令躺在铺上,拿着书的手往空中果断地一劈,伤感地告诉大家,“你们统统低估了资产阶级,知道吗!英俊的公爵把他的手放在菲利普斯小姐美丽的屁股上了。白纸黑字,魔爪搁在她的屁股上了,不信你们看!”

“臀部?这我可万万没有想到。”外交部长头一次变得谦虚了,却

又忍不住卖弄了一句，“我看的书非常多，一般来讲，不应该这样的。摸得最多的是乳房，其次是脖子，然后是耳朵。外国人一般不挠胳肢窝，这是规律。”

“摸得太多连规律都摸着了！”

作战部长冷笑着给了外交部长沉重的一击。然而，使外交部长无力驳斥、也使众人不能趁机感慨的，是总司令一声突如其来的脆骂。走廊里正有踏踏的脚步声传来，总司令把书塞在枕头底下，向门口迎过去，牙疼似地捂着下巴。他发表了权威性的见解，像呻吟。

“屁股。”他说，“操你妈！公爵。”

二

后勤部长抵达不久便知道自己已被任命为后勤部长了。他进入三一九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真黑！”有人在背后推了一把，行李、网兜和挎包被好几只手摘了下去。他说的第二句话还是：“真黑！你们把玻璃都糊上了？这样不好，主要是不科学。”又有人从侧面揉了他一把，甚至有人恶意地使了绊子，没绊着，却使他踉跄到屋子中间去了。他说：“嘿嘿，干吗？你们干吗？”嗓音有点儿恐怖。

总司令靠着暖气片，冷漠而简洁地向他介绍了组织概况以及自己在座各位的职务，最后宣布了对他的任命。恐怖淡化了。后勤部长咕咕一笑，想在就近的床铺上坐下来，腿肚子却结结实实挨了一脚。又恐怖了，他不明白外交部长为什么踢他，也不了解该同志的职责范围，只得规规矩矩站好。总司令没有干涉，看来踢人在这里是正当的，而且是有步骤有分工的。领悟了这一普遍常识，后勤部长立即坦然。他过电似地颠着一只脚后跟儿，热情地向总司令表达了自己的愉快和某种疑问，并通过疑问透露出自己的见解。他说：“组织名称太长了，